



此夜漫長

CIYE MANCHANG 周梅森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



三名持槍歹徒闖
行長周國鎮；面
樓內居民奮起搏
人深思的頌歌。



進居民樓，劫持銀
對這突發事件，
鬥，引發出一首發

XSTW
●上海文藝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张 森

封面设计：袁银昌

此夜漫长

周梅森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插页 3 字数 143,000

1994年13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3次印刷

印数：0,001—15,000册

ISBN 7-5321-1127-X/I·846 定价：8.50元

出 版 说 明

“小说界文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凡在我社发表、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说创作均可收入。

“小说界文库”包括以下系列：

长篇小说系列

中短篇小说集系列

年选系列

专题选系列

微型小说系列

“小说界文库”设编辑委员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年12月



忠于生活，忠于良知。

周梅森

第一章

行长是带着蒙眬醉意回家的。陪送行长回家的是大发公司刘经理,车也是刘经理的,一辆银灰色豪华尼桑。行长从尼桑里钻出来,觉着身子有些发飘,面前的楼房好像也在晃,便扶着车门站了会儿。刘经理不放心,要送行长上楼,行长谢绝了。刘经理把两条“三五”烟塞到行长手上,和行长告别。行长不要,把烟往尼桑后座上一甩,头都不回地进了住宅楼的院门。

晚上7时整。行长走进院门就听到电视里的播音员在播新闻提要。楼里家家户户的电视大都开着,整座浅绿色的点式大楼像个巨大的扩音箱,传送着一男一女两个播音员的单调声音,无形中强化了行长关于时间的记忆。行长由此感到欣慰,拾阶走上一楼楼道时,已忘了刘经理和刘经理的尼桑,一门心思只想着马上就要开始的一场重要谈话。这场谈话可能将要决定工商银行未来的命运,时间定在7时半,现在是7时整,他还有半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有人从楼上下来。行长把已踏上一楼楼梯的一只脚收回来,转身在103室门旁站住了。行长想

装作开信箱，避开楼上下来的那人——不是行长多心，二楼、四楼上都住着行里干部，许多对行长不利的话就是从这楼上传出去的，行长不能不防。

行长从103室门前走过，下意识地向屋里看了一眼，屋里正吃饭的年长男主人李四民站了起来，隔着淡蓝色纱门和行长打招呼：

“行长，一起吃点吧！”

行长和蔼地笑着，不失威仪地冲着屋内的李四民挥挥手说：

“李师傅，你们吃，你们吃吧！我在外面吃过了！”

李四民似乎还想说什么，行长已从门前过去了。

行长走到楼道左侧一排信箱下面，掏出钥匙开信箱，尽管他知道信箱里啥也没有，信报都被退休在家的夫人取走了，行长还是很固执地在一大串钥匙中找那把信箱钥匙。

却找不准。酒精在血液中沸腾，手上哗哗作响的一串全变得很恍惚。这时，身后的脚步声已变得很响，行长回头去看，没看到楼上下来的那人，倒看到刘经理的司机在身后立着，正捧着烟向他笑。

这让行长十分恼火，行长心里想着要再次拒绝这明目张胆的贿赂，手却不由自主伸了出来，把烟接下了——不接不行，在这里为两条烟推来推去被人看见影响更坏。

接下烟，司机才走了，片刻，院外传来了尼桑启动的声音。

楼上那人一直没下来，行长这才想到。那人大约是从四楼到二楼去的。保卫干事王元龙和银行办公室主任陆阳都住四楼，而副行长白金明住二楼，很可能是他们中的哪一位又开始

自己的夜间业余活动了。行长知道，王干事和陆主任都巴望自己下台，因此对他们的一举一动，行长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行长把拿烟的手抄在身后，一步步向楼上走。走到203室门口，行长听到门内的电视在响。女播音员在讲苏联。苏联出事了，老戈被他的同僚们推翻了，如今是一个叫亚那耶夫的家伙在主持工作。

行长想，行里的阴谋家们要把他想象成苏联的老戈就大错特错了，这里不是苏联，他更不是老戈，亚那耶夫的那一套在他治下的工商银行行不通。

在三楼楼梯口，撞上了影视制作中心的沙导演和沙导演年轻漂亮的第四任太太咪咪。

行长对沙导演老换太太虽有不满，但对沙导演的能量还是挺看重的。尤其是最近几个月，行长为了对付行内行外的阴谋，正准备和沙导演联手合作，造造革命舆论，由工商银行出资赞助，请沙导演拍一部关于金融机构改革的6集电视连续剧，于是乎，行长便主动和沙导演打了招呼，且要沙导演到家里坐坐。

沙导演和太太急匆匆准备外出，行长的邀请让沙导演作了难。沙导演看了看腕子上的表，双手一摊说：

“行长，你看看，你是大忙人，我找你，你总不在，现在呢，你有空我又不行了！我得为咱们电视剧挑演员，今晚7点半我和大众歌舞团的几个演员约好见面的。”

行长很满意。沙导演做事实在，为人也热情，电视连续剧说干就干了，而且干得正是时候。这部电视剧不管拍得如何，只要月内能拍就好，市委宣传部同意沙导演拍这部为他评功摆好的片子，那些不负责任的传言就不攻自破了。只是不清

楚沙导演这剧本写得如何了。

沙导演似乎看出了行长的心事，又说：

“噢，对了，咱那个电视剧的剧本我已写出来了，回头就拿给你看，看到第二集我就得叫你感动得掉眼泪！”

行长笑道：

“哦？能让我掉眼泪？我要是不掉眼泪呢？”

沙导演手一挥：

“不掉眼泪你别给钱！不是吹的，我老沙最拿手的就是写改革戏，导改革戏，再说，有行长你的事迹，就是不进行艺术加工也很感人了，咪咪看完剧本就哭了。”

沙导演的新太太咪咪在一旁证实道：

“我都哭两次了，一次是看到第二集，一次是看到第四集。”

沙导演很得意：

“看看，不错吧？！当然喽，行长，你也别听我瞎吹，看完剧本你自己评价吧！”

沙导演和他的咪咪太太走了。行长按响了303室自家的门铃，夫人和小孙女一起来开门。

行长满面红光走进门，进门就看到电视画面上的莫斯科街头景象，街头上有军人，有坦克，还有许多吵吵闹闹的人群。电视播音员不动声色地报道着：莫斯科已实行宵禁；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言人警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行长马上想到，他要不要警告一下怂恿下面写告状信的白副行长呢？警告意味着摊牌，这时候和白金明摊牌，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党委书记老孙会站在哪边？还有晚上马上就要开始的谈话，组织部钱部长到他家谈是啥意思？是

想显示点官样的人情味，还是真想给他透点什么口风？钱部长和他是校友，往日的关系也不错，没准会在这时候拉他一把的

.....

行长想得很累，在客厅沙发上坐下了。一坐下，孙女莹莹就爬到行长身后的沙发背上，用红头绳给行长扎小辫。行长不愿扎着小辫迎候钱部长，一反常态地推开了孙女。孙女不依，说爷爷坏，扬言要枪毙爷爷，行长怕挨枪毙，只好让孙女扎。

夫人端来一杯浓茶，放在行长面前的长茶几上，行长是想喝的，嘴却不方便——花白的脑袋完全控制在孙女的小手上，行长只得捏着茶杯盖拨弄浮在水面上的茶叶。夫人对行长的窘境不予干涉，只在一旁笑.....

行长本来叫周国珍，光听名字人家总会弄错他的性别。行长那时还年轻，年轻人都有那么点火气，他一气之下就把那“珍”字改做“镇”字，叫周国镇了。夫人也姓周，叫周启玉，是行长做团支书时认识的。认识后两人就相互来往了，就结婚了，就生下了一双儿女，不冷不热地过了这大半辈子。

回首人生，周国镇总有无限感慨，他老是有一种被人偷窃的感觉。这感觉在他 41 岁那年达到了一个高潮。那年秋天他突然发现，这个偷窃者是自己夫人周启玉，这个内向而充满理性的女人原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好，她以家庭的名义窃夺了他多彩的生活。这一发现使周国镇生出了正义的勇气，于是乎，周国镇和一个小他 13 岁的女人缠绵起来。结果是不幸的，夫人周启玉在他和那女人最忘情的时刻突然出现在面前，害得他从此之后在夫人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

夫人是聪明的，这桩风流韵事从未向单位告发，也从未和

任何外人提起过，这才使他后来得以进步，得以当上一行之长。自然，他也接受了教训，只把过剩的精力用在工作上，讨领导，也讨夫人的欢喜，就是心里很想，也再没敢和哪个女人缠绵过。

然而，被偷窃的感觉却总也甩不脱，以前认定偷窃者是夫人，这两年则把副行长白金明看作偷窃者。白金明原是他调来的，后来又是他一手提起来的，提起来后，这小子居然想偷他的权，真是不讲良心！在周国镇看来，白金明完全没必要这么急吼吼的，他还年轻，还可以等两年，不该这么无情地偷走一个老人最后那点可怜的安慰。

却没办法。世事就是如此，任何感慨都改变不了严峻的现实。

想到严峻的现实，周国镇有了些后悔，两条“三五”烟在茶几上摆着，大发公司刘经理的脸就无法忘却。刘经理的300万贷款迄今未还，当初的贷款手续又有问题，白金明他们要做文章的——没准已经做了，他倒好，在酒桌上偏说下大话，又答应再贷140万给大发。真是昏了头！被酒精烧昏了头！这么明白大胆地向刘经理显示他的权威，在平常是不可想象的，平常他总是很含蓄，很谨慎。刘经理平时也是含蓄且谨慎的，今天咋也不含蓄了？咋会直言不讳地要他最后再帮大发公司一把？这最后是什么意思？莫不是刘经理也知道了行里的事？

因为后悔，周国镇想打个电话给刘经理。拿起电话刚要拨，抬头看到电视里的新闻联播已经结束，时针正指在7时和8时之间。这就是说钱部长马上要到了，周国镇不太甘心放下了电话。

夫人也知道钱部长要来，用一盘切好的哈密瓜哄开了小

孙女，而后，坐在沙发扶手上给丈夫解头上的小辫，边解边问：

“钱部长今晚一定来么？咋到这会儿都没接到电话？”

周国镇说：

“我们今天上午约过了，他就不一定再打电话了。”

夫人点点头，又心事重重地问：

“如果上面真叫你退二线，你咋办？”

周国镇想了想：

“一时怕不会，今日最多是征求我个人的意见。只要是征求意见就好办，我岁数没到，身体还行，又没犯啥错误，至少还能对党贡献两年……”

“人家会说你班子不团结，要调整。”

“那也不能光调我！手拉手一起走行，光调我一人走我不干。”

夫人道：

“和钱部长谈时不好这么明说的，你得强调自己的业务能力，也不能尽说白副行长的坏话，得讲点他的长处——自然是无关紧要的长处，以显得你宽厚，显着不是你不团结他，而是他不团结你。”

周国镇摇起了头：

“他的好话我说不出……”

夫人笑了笑：

“说不出也得说，都快 60 岁的人了，还不会逢场作戏么？！你就按我这路子说，还得诚恳点。”

周国镇叹口气应下了。不应下不行，在家里是夫人领导他，可不是他领导夫人。

从 41 岁那个倒霉的秋天开始，夫人就患上了教导癖。时

常教导周国镇如何做人。周国镇内心很反感，嘴上却不敢说，只对夫人哼哼哈哈地应付，应付时间一长，就生出了惯性，夫人趁惯性的力量，顺手掠取了家庭内政、外交的全部权力。于是乎，周国镇在当上行长之前，先被行里同事们推举为“乖丈夫协会”会长。

这时已是7时38分了，门铃还没响。电视里出现了周国镇熟悉的本市播音员刘丽丽的笑脸。刘丽丽口播本埠要闻，要闻有3条：本市各界为灾区民众募捐。市红十字会组织医疗小分队奔赴灾区。市法院在体育馆召开公判大会，两名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被处死刑，一批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小流氓被依法判刑。周国镇适时想起了工商行虎山路分理处一个因为打架被抓的年轻人，对那条法制新闻顺理成章地很关心，就盯着电视画面看，可那条公判大会的新闻排得较后，周国镇在门铃被人按响之前终于没看到。

门铃是在7时45分被按响的，铃声依然像往常那么悦耳动人，周国镇以为是钱部长来了，在夫人眼光的暗示下，带着一脸的诚恳去开门。拉开门才发现，门外站着一个着警服的中年公安人员和两个穿便装的年轻人。中年公安人员和两个年轻人一脸寒霜，他根本不认识……

第二章

夏令时的七八点钟，天还没黑下来，夕阳的余辉仍徘徊在远方的地平线上久久不愿退去，高楼广厦支撑起的城市上空竟是一片绚丽辉煌。下午下了场暴雨，天很凉快，人民路 256 号大楼上的住户们，把惯常开着的家门大都关上了。几乎没有谁注意到一个中年公安人员带着两个便衣上楼走进周国镇家门，就连住在一楼楼梯口，开着门的李四民都没注意到。

看到周国镇之前，李四民正为侄子的事一筹莫展。

乡下嫡亲侄子狗娃来家 3 天了，是背着一屁股债和一大包电话消毒器来的。狗娃一来就说，他那卫生材料厂完了，贷款还不了，工资发不出，从他这个厂长到下面合作的伙计都急得要跳楼。实在没办法，几十口子一起出来搞推销，死活得把积压的电话消毒器卖掉，要李四民一家帮着联系卖。

这让李四民作了难，他们老两口一辈子干车工，干到前年退休，只认识车床和玩车床的工人，不认识一个当官用电话的；女儿、女婿也是工人，一个在 80 里外的郊区煤矿干掘进，一个在汽车修理厂干保管，都不是办外交的料。李四民又不能说不办，往日狗娃厂子红火时可没忘过他这个做叔的，逢年

过节，香油大米老是往城里送，有时还送酒来，他这辈子喝过的几回好酒都是狗娃送来的。

于是乎，李四民拉下脸皮，陪着狗娃四处跑。但凡熟悉的工厂都去了，电话消毒器没卖掉多少，6元8角一盒的“红塔山”倒搭上了3盒，搞得老伴的脸色很不好看。

见到周国镇后，李四民突然有了主意，在饭桌上吃着饭就说：

“狗娃，咱不能这么瞎跑了！咱跑不中用，我是个退休工人，你是个农民，谁会买咱的账？咱得想别的法。”

狗娃心灰意冷：

“叔，我没别的法了，送礼给回扣我没钱，我只能凭这张脸皮跑了。”

李四民道：

“人家不买咱的账，会买银行的账，刚才和我打招呼的那人就是市银行的周行长，住三楼，咱去找找他，没准事就解决了。他们银行本身就有很多电话，电话消毒器自己可以用，也能叫别人买。”

狗娃乐了，筷子一摔：

“嘿，我的叔，你咋早不说？银行行长是大拿，哪个单位敢不买他的账？！走，咱这就去找他，他叫周什么？”

“叫啥大号咱不知道，反正是行长！”

女儿玉玲在一旁道：

“我知道。叫周国镇，是工商银行的行长，听说快下台了。”

狗娃一听就急了：

“叔，那咱更得快去，周行长一下台就不好办了！叔，我看

这么着吧，我马上出去买点东西，穷归穷，百把二百我还拿得出，买好东西咱就去。”

玉玲道：

“我看还是先别去，只怕周行长现在就不当家了，我听楼上白副行长的爱人康姐说，周行长不提前离休也得调走，白副行长马上要提行长，咱要找不如找白副行长。”

李四民的老伴也插上来道：

“玉玲说得是，就是周行长不下台，咱也不如找白副行长。白副行长家的小康和咱有来往，早几年玉玲又帮他们两口子带过孩子，这忙他也许会帮。”

狗娃大有绝处逢生的感觉，忙不迭地说：

“行，行，我都听你们的，你们说去见谁，我就去见谁！”

狗娃三口两口把碗里的饭吃完，抬腿就往门外走。

李四民问：

“你哪去？”

狗娃道：

“去买东西！”

李四民迟疑了一下，说：

“烟和酒别买了，‘红塔山’烟还剩7盒，你上回带来的洋河还有两瓶！”

老伴不高兴了，当着狗娃的面就撂下脸，冲着李四民道：

“真难为你活了这么大岁数！给人送礼兴送7盒烟的么？送一条都是少的！还有你那酒，啥牌子？能拿出手么？”

狗娃心里明白，婶子的话不光是说给叔叔听的，也是说给他听的，于是便道：

“婶说得对，人穷不能短了志，咱说啥也得拿份像样的礼

去，不然玉玲妹妹这边都没面子！”

狗娃走了，李四民依旧呆呆站着，不安地咕噜：

“这……这得花多少钱？”

老伴哼了一声：

“该花不花行么？这年头干啥不要花钱？！花了钱，人家能给你办了就算好的，不给你办，你又能咋了？！”

这话提醒了李四民，李四民把脸转向女儿，忧心忡忡地问：

“白副行长能帮咱么？若是他收了狗娃的东西，不办事咋办？”

女儿想了想说：

“这怕不会，都在一个楼上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白副行长不讲狗娃也得讲咱的面子。”

老伴走到女儿身边，扯着女儿的手说：

“玲，白副行长能讲面子就好。回头你陪狗娃去，怎么着也得把这事尽快给了了，你不给了了，狗娃不走，咱这日子就甭想安静了！”

李四民眼皮一翻：

“有啥安静不安静的？狗娃在这统共住了不到3天，又没招你惹你！”

老伴早窝了一肚子火，这回总算找到了发作的借口：

“他住这儿咱不得花钱么？我不得伺候他吃，伺候他喝！”

这越发使李四民不满：

“你不就买了一次肉，一次带鱼嘛！”

老伴气呼呼地叫起来：

“你退休工资有几个子，还想天天过大年？能买一次肉一

次带鱼就不错！肉3块8一斤，带鱼4块5一斤，我就想多买几次也买不起！嫌我小气，下个月这家就由你来当！”

老伴说的都是实情，他们确实没钱，老夫妻俩的退休工资每月250出点头，女儿和大儿子家的小孙子又在家里吃，大儿子不替小孙子交钱，女儿只交50块，300多块钱要维持一家三代5口人的生活支出，真够难的。更何况这一年多女儿的厂里开不出支，女婿的煤矿也不景气，奖金一个子没有，女儿该交的50块钱都连着两个月没交了。

李四民感到理屈，声调降了下来：

“我不是说你小气，咱合共拿多少钱，我能不知道么？我是说，狗娃难得来一趟，往日又没少给咱带东西，咱不论有多难，总得在大面上过得去，别叫人背地里说咱的不是。”

老伴拉着脸：

“谁不想好？真是有钱，我不会花么？你老东西要面子，我就不要面子么？可我没办法。昨日我还和街道的刘嫂说过，街道服务站若有替人洗衣的活我就接。洗衣服我干得了，一家一月15块钱，接下3家就是45块。对门楼上的赵大妈一人接了8家，一月拿的钱比她的退休工资都多……”

玉玲听不下去了：

“妈，你咋老叨唠这件事？去年谢三的烧鸡店开张，你要去给人家当小工拔鸡毛，这又要去给人家洗衣服，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有啥丢人的？咱不偷不抢，干活吃饭，挣的钱干净！”

“钱，钱，你老是钱，就没想你都多大年岁了，还要不要命了！”

李四民心里发酸，深深叹口气道：